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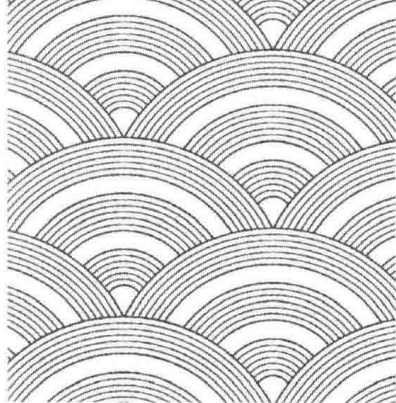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
报告文学卷

第二卷

孟繁华 主编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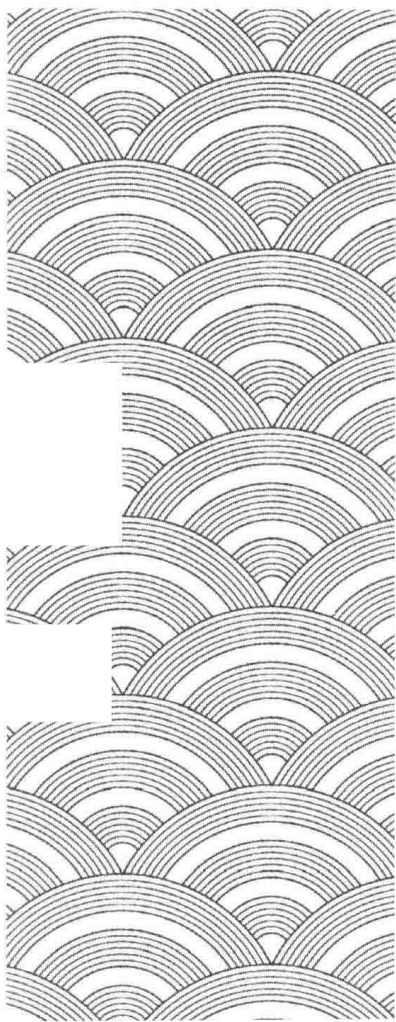
中
国
7
0
年
文
学
丛
书



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
报告文学卷

第二卷

孟繁华 主编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·报告文学卷 / 孟繁华主编. --
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9. 8

ISBN 978-7-5212-0580-0

I. ①新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
作品综合集 ②报告文学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104149号

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·报告文学卷 (第二卷)

总策划: 吴义勤

主 编: 孟繁华

出版统筹: 史佳丽 崔庆蕾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王汉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 刷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464千

印 张: 28.5

版 次: 2019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580-0

定 价: 178.00元 (全3卷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编委会主任：

吴义勤 孟繁华

编委会委员：

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丁 帆	王 干	王 尧	王兆胜	王彬彬
石一宁	白 烨	吉狄马加	李一鸣	李少君
李建军	李敬泽	杨 扬	杨晓升	吴义勤
吴 俊	邱华栋	何向阳	张志忠	张 柠
陈汉萍	陈思和	陈剑晖	陈晓明	陈福民
孟繁华	郜元宝	施战军	贺绍俊	阎晶明
梁鸿鹰	彭学明	彭 程	程光炜	路英勇

出版说明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70年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栉风沐雨、团结奋斗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。为了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，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文学成就，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，根据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统一部署，我们特别策划了这套规模宏大的“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”。

丛书共计40卷，包含小说（中短篇）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戏剧五个文学门类，其中中短篇小说30卷、散文3卷、报告文学3卷、戏剧3卷、诗歌1卷。在时间上，所选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发表或出版的优秀文学作品。在版式编排上，统一按照当前规范要求，采用简体字横排方式，字词用法也遵照当前最新标准规范。

丛书邀请著名评论家孟繁华担任主编。入选丛书的作品经过了专家论证委员会的认真评审，专家评审从文学性、思想性、时代性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，选取了各个时期、各个体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。正是这些作家作品，构筑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为坚实和亮丽的文学大厦，在一定意义上，它们就是一部特殊形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，代表了新中国文学70年所取得的不凡成就。

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，通过这套大型丛书，读者一方面可以了解和领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高端成就，满足精神文化发展的需求；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和人民所走过的

光辉道路，了解我们的祖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鉴古知今，面向未来，更好地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去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尽管在篇目的遴选上，我们经过了认真的论证和反复的研究，但关于作品优劣的认定和选择的标准见仁见智，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优秀的作品。因此，这套书仅仅代表的是面对新中国70年文学成就的一种眼光、一个角度。同时，由于丛书体量有限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朋友理解并谅解，同时更盼批评指正。

谨以此套丛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

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2019年4月

目录

初见端倪	王宏甲	1
西部的倾诉	梅 洁	37
老年悲歌	曲 兰	108
只有一个孩子	杨晓升	158
永远的红树林	何建明	226
天使在作战	朱晓军	243
木棉花开	李春雷	297
天堂上的云朵	朱 玉	322

初见端倪

王宏甲

谨以此文献给中国高校、中国企业
献给一千八百万科技人员，献给几亿中华学子

这是什么？

$$Y = \pm \left[x \sqrt{\sqrt[3]{\left(\frac{a}{x}\right)^2 - 1}} + \frac{\sqrt[3]{\left(\frac{a}{x}\right)^2 - 1}}{\sqrt[3]{\frac{a}{x}}} \right]$$

这是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的基础。

这是知识。

1975年的那个冬天，王选趴在冰凉的桌面上苦思苦算，虽有无限“数学想象”，也不会想到，在这种“算式”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高技术，会使他在1982年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欧洲专利的人。

应该高兴？应该惭愧？

不管怎么说，自从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以来，这是中国大陆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首次在欧洲登陆。可以看作一个信号、一种开端。

23年前那个冬天，王选趴在冰凉的桌面上算啊算……纵有无限想象，也不会想到，以此种“知识”为基础形成的产业，在1996年会使北大方正获得近40亿元的年产值。

《人民日报》载文说，这“近40亿元的科工贸总收入，几乎是以清华、浙江大学、上海交大、西安交大组成的第二方阵总和的两倍”。

1997年，北大方正的年产值再跃升到近60亿元。

从知识到经济，北大方正，不但在中国高校的高科技企业中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，在全国，也是一个曲高和寡的神话。

1999年，这就是20世纪最后一年了。在这个世纪将要过去之时，我们能通过解读王选的故事，来感受中国知识分子、中国人在20世纪的寻索与追求、失落与收获、毅力和尊严、忧伤和欢乐，这真是一件可能使我们眼界开阔，少走弯路，并在欣赏和遥望中心旷神怡的事情。

王选是北大教授，好像有某种神秘的使命，要求他在20世纪，在西方信息科学迅猛发展、我国遭遇严峻挑战的时期，必须对曾经发明了印刷术的祖国做出贡献。他领导着一群中华英才，果真做了出来。

请注意，他的贡献不只是在技术方面。在为自己先进的科学技术开辟道路的岁月中，这位戴眼镜的教授不得不去“攀登”产业和市场——我之所以使用“攀登”一词，是因为要把技术转化为产品，事实上比科研更难。

今天，“知识经济”的概念正在全球迅速传开。何谓“知识经济”？王选，以及与他共事的一群知识分子，很早就开始的“九死一生”的攀登，能对我国几亿学生以巨大鼓舞，也能给我国困境中的企业以启示。

然而，要真正认识王选，还得首先忘掉他的成就和荣誉。1954年的秋风吹动了未名湖畔的树叶，吹起了王选的白衬衫，刚从南方考进北大的王选，还是个17岁的学生青年……

远大的前程从哪里起步

高考前填志愿，王选填了3个：北京大学数学系、南京大学数学系、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。家在上海，没有一个志愿填上海。你可听见，50年代青年的心声……那是一个对新中国无限憧憬的时代，胸怀祖国，奔赴远大的前程，是许多人心中真正的志愿。

来到北大，王选很快发现自己并不出众。这年北大数学力学系共招收200多名新生，都是全国各地的数学尖子。王选说：“有一批同学的数学才华比我高，有的不是高一点，高很多。”

你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到，这是北大！

一间大屋住24位同学，冬天没暖气，你依然感到这是一片阳光岁月。新中国人才济济的景象，同样呈现在这摇篮般的陋室。

“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，发生在大学二年级下期。因为，我要选择专业了。”王选说。

我不怀疑，这是决定一个19岁的青年将来干什么的重大抉择。当时，班上最热门的选择是纯数学，力学次之。

纯数学，真的很迷人。这恐怕要追溯到马寅初校长非常重视基础课。“江泽函、程民德、丁石孙等一流的教授和讲师来教我们的基础课。”老师说。在西方，有人讲：“上帝是按照数学语言来创世的。”恩格斯则写道：“数学在一门科学中应用的程度，标志着这门科学的成熟程度。”总之，纯数学的光芒可以照耀一切科技领域。至于力学，牛顿建立了经典力学的基本体系也有近300年了。

计算数学，是一个分支学科，北大刚有这门专业，连教材都还缺乏，可称冷清而荒凉。当学生的，谁不想多学点东西？王选就选了这个“冷门”。你会不会问，为什么？

多年后，王选看到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写的一个公式：

$$I + we = \text{fully } I$$

眼前突然一亮，他觉得这个美国人把他多年来抉择前程的一种方式“抽象”出来了。在这个式子中，I代表我，we代表我们，相加之和就等于“完整的我”。

他说他选择计算数学是看了我国1956年1月刚刚制订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，看到规划中把原子能、自动控制、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。周恩来总理也说，计算技术，是我国迫切需要的重点科研项目……19岁的抉择就这样选定。看起来没多少他“个人的意志”，只是听从了“国家的需要”。

其实，这次选择，真正的收获是，知道把“我”去与时代、与国家

的迫切需要相结合，这将使他在“天时”“地利”上都更得到好处。此外，当我们把“需要”抽象出来认识，还可以注意到，在社会的、公众的需要中，永远蕴藏着人生的大好前程。多年后，王选就深切地体会到：“市场的需求”，以及现有技术的“不足”，这就是“科技创新的源泉”。

至于“冷清与荒凉”，那才是更容易出彩的地方，没有那么多高大建筑，阳光会更直接地照耀在你的身上。

没有什么比跨领域研究更能为前途开辟道路

就在他选择“计算数学”后仅一年，苏联于1957年凭借电子计算机技术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，北大校园的歌声也飞翔着自豪……然而，也在这一年，王选的父亲在上海戴上了“右派”帽子。

1958年王选大学毕业，时值我国掀起研制计算机的热潮，由于计算机人才奇缺，王选当初选择的正是这个专业，学校正需要用人，这使王选未受“父亲问题”株连而被留校当助教，并成为设计硬件的主力之一。这大约是王选首次从自己的人生选择中收获到好处。

为研制中型电子计算机“红旗机”，北大成立了“红旗营”，曾担任王选计算机课的张世龙老师还不到30岁，已算得上我国研制计算机的先驱之一，他被任命为红旗营营长。1959年夏，王选刚刚完成红旗机的逻辑设计，张世龙老师被定为“右倾分子”，下放农村。

老师要走了。老师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，说不出什么。王选感到一个重担已经压在肩上。这个秋天，秋风依然吹动未名湖畔的树叶，吹起王选的白衬衫，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了自己的渺小，非常渺小。

这使他拼命地想把“我”融化到“我们”中去。他似乎成功地钻进“红旗机”里去了。1961年他作出了成年后的第二次抉择：“从硬件转向软件，但不放弃硬件，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。”

24岁的王选很快看到了这次抉择所带来的好处。“我已经搞了3年计算机，如果谁说我不懂计算机，我能同意吗？可是现在，我忽然发现，只有了解了软件，才真正懂得计算机。”

这其实是选择了“跨领域”研究。多年后我们也可能发现，这好处

远远不只是在计算机领域。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，原以为我们是懂社会主义的，但在改革开放后，当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，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世界和认识我们自己。

更广义地说，如同阴阳结合分娩出生命，没有“跨领域”就没有创新。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1946年问世的，那就是数学和电子技术相结合的产物，发明人埃克特和毛奇利也都得益于既懂数学又懂电子技术。当200多年的工业经济使世界朝能源危机、资源枯竭的方向发展，20世纪后半期一批低耗高效的高技术，都是从跨领域的研究中诞生，从而为人类的前途开辟道路。没有“跨领域”研究，王选就不会是今天的王选，所以他把这次抉择看作：“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。”

他还说：我当时有种“茅塞顿开”之感。人生处在这样的时刻，就是处在将要做出大的发明创造的前夜了。没想到就在这年夏天，连续的劳累终于把他击倒。

为了证明自己爱祖国爱人民，他算得上把青春和生命都投入了“红旗机”的研究，不管身体有怎样的不舒服，他都挺着、熬着，没想到生命比想象的脆弱……他的病辗转首都几家医院，持续一年，久治不愈，生命一天天微弱，他不断地想起母亲……王选1937年2月5日生于上海，1962年才25岁，6月，同事和朋友把他从医院护送上列车，列车长鸣着把王选带走了，不少人感到好像经历了一场诀别。

在生命最微弱的日子里

母亲在上海站见到儿子，泪水掉下来。

但母亲马上说：“没事，会好的！”

母亲姓周名邈清，生于1901年。外祖父曾留学日本，归国后在晚清的学堂里教过化学。外祖父在清政府尚存时就为她取的“邈清”这名，似乎真赋予她某种东西，母亲一生都坚强而凛然。现在，母亲开始竭尽全力地拯救儿子。

儿子已熬出多种疑难重病，在上海治疗仍然未见寸功。

母亲从未失去半寸信心。

母亲从小就没有裹脚，62岁的母亲脚步匆匆，出门请医、寻药、回来煎药，一碗碗送到儿子唇边……王选躺在床上，体验着母亲夏去秋来的努力，感到生命力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被一丝一毫地召唤回来。每个人都有母亲，世上还有什么比母亲更无私更让人感动的呢！在母亲的身上，实际上还有留洋归来的外祖父的理想，白发皤然的母亲，把顽强、把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爱，一点一点地喂给儿子……在王选生命最微弱的日子里，母亲不啻是他真正的保护神，这样的哺育，是会造就出伟大的生命的！

隆冬过后是春天，王选的生命出现转机，他可以下床走动了。在母亲身边10个月，王选犹如再次体验了诞生。

未名湖畔的绿树，现在又生机盎然地回到记忆，生命如同一只重新长出羽毛的鸟，渴望飞翔……一个念头冒出来：他想搞一个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辑系统。

这是一个近乎妄想的念头。可供研究的资料在国内外都少得有如晨星。纵然想飞，一只病中的孤雁……可思议吗？

但是，这是坚定地朝他选定的“跨领域研究”挺进！

他开始四处托人搜集资料。有人理解他这个近乎“飞天”之想吗？一天，有人给他带来了一本《ALGOL60修改报告》。王选翻进去，“像看天书”，但是，他已经知道，这是当时极其珍贵、极其难得的国外计算机高级语言。

“谁托你带来的？”

“陈坤侗老师。”

陈坤侗就是北大计算数学专业的青年女教师。王选不是一只孤雁。此后几年，他就上海家中，以惊人的毅力、卓越的总体设计，与北大许卓群、陈坤侗、朱万森等人一起向这个难题进军。

1965年夏，母亲为王选整理行装的情景，让我再一次想起保尔·柯察金要归队时母亲为他整理行装那一幕……孩子长大，一个个都飞走了，只有负伤或生病时，才会回到母亲身边，刚好点儿，又要走了……“妈妈，学校把我们搞的‘系统’列入了北大的科研计划，我该回校了。”

是的，孩子是国家的。65岁的母亲再一次把他送上火车，母亲怎么

也不会想到，儿子这一去，还将经历另一次劫难……

王选回来了。

就像一尾鱼回到大海，有了更多同仁的合作和帮助，这个项目终于开花结果，为我国推广计算机高级语言做出了宝贵的贡献。这一贡献被载入了中国电子计算机发展史。

知识像理想的那样增长，前途像抉择的那样光明，突然，一夜之间……王选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涂写到墙上、踩到地下。他不是因言获罪，因“听”获罪。为锻炼听力，他曾每天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英语广播。他的罪名是“收听敌台”，他在下乡劳动的途中病倒，1961年的病症全部卷土重来。

北大变得令他不认识了。再回上海养病？上海的家被抄了，父亲又多了一顶“反革命”帽子，他甚至不敢把自己旧病复发的消息告诉母亲……而且，列车上，连行李架上下都挤满了大串联的红卫兵，他的病躯哪里经得起折腾？

回家的路断了。

他搬到京郊十三陵分校。这儿根本没有医疗条件，失去医疗，王选就如同被抛到岸上的一尾鱼。病情日趋恶化……此时，北大还会来看他的人只有陈坤佺。

“王选，你不能在这里等死。”陈坤佺说。

王选不知道有什么办法。

陈坤佺说：“回北京，我照顾你。”

阳光洒落肩头，有一支歌向前途轻轻飞去

此后10年，是王选在病中顽强地活下来的10年。

1975年，他38岁了，仍“病休在家”。人生还能做些什么？就在这年，他作出了一生中第三次重大抉择。

这是一件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的事。

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。印刷，在我国出现的时间比西方许多人以为

的都要早很多。印章，在春秋战国已广泛使用。秦始皇焚书388年后，东汉灵帝于公元175年下令把儒家经典刻在46块石碑上，供世代抄录，后人为了免除抄写的辛劳和错漏，就发明了从碑石上拓字的办法。这拓字与盖印相结合，便诞生出雕版印刷术。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公元868年我国印刷的《金刚经》。毕昇约在11世纪40年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，第一代产品是用细胶泥刻烧成的泥字，后人又搞了木字、铜字、铅字，活字印刷，已有近千年的历史。

如今，随着电子计算机和光学技术的发展，西方结束了由我国毕昇发端的活字印刷术，采用了“照排技术”。当代印刷技术发生的革命性变化，将比过去一千年里产生过的作用更加显著，我国如果仍停留在铅印阶段，怎能跟上世界步伐？

1974年8月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，我国开始了一项被命名为“748工程”的科研，这项科研分3个子项目：汉字通信、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。

当王选听说“748工程”时，已是1975年，他最感兴趣的“汉字精密照排”，国内也已经有5家在研制，都是实力雄厚的单位。王选此时正“病休”在家，能做什么？

他动员起自己还很虚弱的身体，日复一日地挤公共汽车去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杂志。从北大到地处和平街的情报所车费3毛钱，少坐一站可节省5分，王选总是选择少坐一站。病休，连续10年只拿每月40多元的劳保工资。现在的奔波不是组织派的，是他“自选”的，没有任何经费。面对许多资料，能抄的尽量手抄，抄不了的就复印，要付复印费……此时，这位中国优秀的发明家，生活贫困度已经到了节省5分钱就非常有意义的田地。

但是，没有关系。1975年的春天在首都街头的树枝上发芽，王选在和平西街就下车，阳光洒落肩头，你可听见，有一支歌，正穿过街市，向前途轻轻飞去……走到情报所，王选就该使劲喘气了，但资料上的海外消息，像氧气那样可供他呼吸……“我常常发现，我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。”

他看到，世界上第一台照排机是“手动式”的，1946年在美国问世。

20世纪50年代，美国发展了“光学机械式”二代机。1965年德国推出“阴极射线管”三代机。1975年英国正在研制的“激光照排”四代机即将问世。

再看我国，正在研制照排系统的5家，分别选择了二代机和三代机。“我怎么选择？”王选选择了越过二代机和三代机，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。

他的选择似有凌云气概，可是，这有可能做成吗？

多年后，王选得知这样一个故事：钱学森回国时，苏联和美国的洲际导弹都还没有过关，钱学森建议，我国应该先搞导弹，“搞导弹容易，搞飞机难。”因为飞机上天要保证安全，材料的难题非常尖锐，中国的基础工业不过关，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来解决。而搞导弹，材料上是一次性的损耗。国外感到搞导弹最难的是制导技术。“制导”主要靠计算，通过“电子”来实现，在钱学森看来，这些从大脑里产生的计算的办法，中国人有办法……结果证明钱学森是对的。

王选听这故事，立刻领会其中奥妙，因为当年自己选择“激光精密照排”，也是基于相似的原因。

由于我国基础工业落后，搞二代机，将有一系列的精密机械动作严重限制我们。三代机的模拟存储方式也很难过关。西方搞照排，西文只有26个字母，汉字多达数万个，常用字也有3000多个，汉字字形存储量就是一个尖锐问题。如果不另选道路，即使搞出二代机、三代机也是落后的。

新的道路在哪儿？王选其实是以别无选择的方式向自己的大脑要出路。

难，非常难。如果走四代机激光照排的道路，“汉字存储问题”将更尖锐，因为三代机的阴极射线管可以瞬间改变光点直径和焦距，激光却不能，如果把印刷所需的汉字全部变成能适应激光照排的点阵信息，则需要几百亿字节的存储量，简直不可想象……怎么办？

能不能直接搞四代机，不是你气魄大就能实现的，有一系列的数学问题需要解决，王选需要通过计算来求解。

是的，能不能实现，可以先用数学算出来。

王选以数月苦算，总算提出了一套方案，这套“数学方案”，可以使机械部分变得简单，并能肯定，性能将是最优越的。这已经是个璀璨的“阶段性成果”。只是，有没有人能识别呢？

王选毕竟在北大。数学系首先辨认出了“王选方案”的价值，把当时隶属无线电系的“王选方案”打印上报。不久，该方案被列为北大的科研项目。王选随后参加了当年11月在北京“北纬旅馆”召开的汉字照排系统论证会。

这是一次群英会，国内那5家和北大，都将在会上介绍各自的方案。轮到王选，他身体虚弱得连说话的气力都不够，只好由陈坤堉介绍。

北大方案因特别新颖曾让大家为之一振，但最后被认为是“数学游戏”“梦想一步登天”，被淘汰了。

被淘汰，就不可能得到国家的科研经费，像这样的高科技项目，北大本没有经费来支撑，那么节省“5分钱”就很有意义的王选，还能搞下去吗？这个冬天，王选怎么过来的呢？

王选依然每天趴在冰凉的桌面上算啊算……此时的王选，除了尚可绞尽脑汁，没有别的办法。

就在1975年12月，王选终于开创性地以“轮廓加参数”的描述方法和一系列新算法，研究出一整套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、还原、变倍技术，从而使进取“激光精密照排”成为可能。

西方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采用“轮廓加参数”的描述法，王选是世界上使用这种办法的第一人。此项发明的先进性，使王选于1982年在欧洲取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。

此时，人们发现，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欧洲专利的人。应该高兴？应该惭愧？不管怎么说，自从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以来，这是中国大陆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首次在欧洲登陆，可以看作一种信号，一个新的开端。

但是，不要忘记，这还是1976年。王选的方案仍处在被淘汰的境遇。曲高和寡。他的高超办法，依然在期待知音，期待扶助。